

世說新語 元板

一之

庫	文	閣	內
五	三	二	漢
函	二	〇	書
一	四	九	類
架	冊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三	三	二	漢
八	二	〇	書
一	四	九	類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209	
冊數		1	(1)
函號	別	63	6

別 63- 6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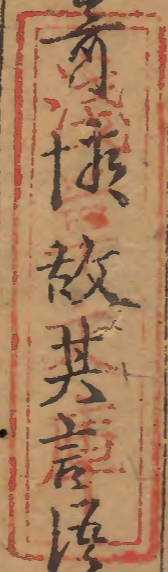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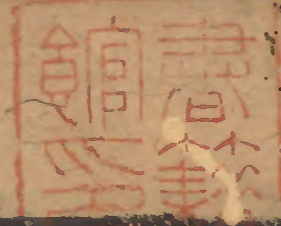
晉人樂曠度多奇博故其言語文

章別是一色世說所觀已說為晉作

及於漢魏也其餘爾雅典雅亦如

左氏國語馳騫亦如法國策而清

微簡遠亦如王勝梁柔如術虎度



江安石教兒搃鋒似沈潜稽又沈
類入人夢思有味有極嘔之愈多
嚼之不見蓋于肯汝公刺以一言求
句為終也目未若汝宋人士俛焉下
筆始定名價臨川善述及月吉圖

有法及正之符疾瘳之載豈不或有是
考頌之使學汝出並行也晚近淺俗志
解人正亦以馬平人言江左清談遺
事槃之一老出其時戲餘力尚之辨此
萬之敵亦漢之宗歟抑多則其文而

非論其人也丙戌去及病且無聊因
多殺宗布精刻其在注間跡身律
義明季以授梓迺五月收望梓成耘
廬劉應登自出其端是為序

世說新語卷第一

宋臨川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注

須溪劉辰翁批點

德行第一

陳仲舉言為士則行為世範登車攬轡有澄
清天下之志為豫章太守至便問徐孺子所
在欲先看之主簿白羣情欲府君先入解
不暇煥吾之禮賢有何不可

謝承後漢書曰徐揖字孺子豫章南昌人
清妙高時超世絕俗前後為諸公所辟雖

不就及其死萬里赴吊常預灸雞一隻以
綿漬酒中暴乾以異雞涇到所赴家隱外
以水漬酒畢留謁即去不見喪主

周子若常云吾時月不見黃叔度則鄙吝之

心已復生矣

子居別見典畧曰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時論咸云顏子復生而族出孤歆父為牛醫荀季和執憲手曰足下吾師範也後見表奉高曰卿國有顏子寧知之乎奉高曰卿見吾叔度邪戴良少所服下見憲則白降薄帳然苦有所失母問汝何所不樂乎復從牛醫兒所來邪良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所謂良之師也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闕車不停軌鸞

不輟輒詣黃叔度乃彌日信宿人問其故林

宗曰叔度汪汪如萬頃之陂澄之不清攪之

不濁其器深廣難測量也

本語奉高清而易學有味不旨去

續漢書曰郭林宗大其介外人少孤年二十行季至城阜每伯彥精廬乏食衣不蓋形而歎約味道不改其樂季亦一見稱之曰吾見士多矣無如林宗者也及卒蔡伯喈為作碑曰吾為人作銘未嘗不有慙容唯為郭有道碑頌無愧耳初以有首君子徵曰吾觀乾象人事天之難知故是能言所發不可支也遂辭以疾

李元禮膺風格秀整高自標持欲以天下名

教是非為己任後進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

為登龍門

復向德行

三秦記曰龍門一名河津去長安九百里水懸絕龜魚之屬莫能上上則化為龍矣

李元禮嘗歎荀淑鍾皓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

先賢行狀曰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所授韋褐芻牧之中執案公筆之吏皆為英彥舉方正補朗陵侯相所在流化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父祖至德著名皓高風承世除林慮長不之官人位不足天爵有餘

陳大丘寔詣荀朗陵淑貧儉無僕役乃使元方紀將車季方謹持杖從後長文羣子尚小載著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皆淑之子文若或疑子淑也亦小坐著膝前于時大史素真人東行公龍語都文云元註有互五聖河後不可少

或問陳季方足下家君木止有何功德而何天下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樹生泰山之阿上有萬仞之高下有不可測之深上為甘露所霑下為淵泉所潤當斯之時佳樹焉知泰山之高淵泉之深不知有何功德與無也意是尚竟以語為煩陳元方子長文羣有英才與季方子孝先忠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能決咨於太丘太丘曰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國家翁語
魏書羣字長文祖寔謂宗人曰此兒必興吾宗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友人語巨

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遠來相視子
令吾去敗義以求生豈荀巨伯所行邪賊既
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男子而
敢獨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寧以我
身代友人命賊相謂曰我輩無義之人而入
有義之國遂班軍而還一郡並獲全

荀氏家傳曰巨伯漢高祖時人也亦潁川人未詳始末

華歆遇子弟甚整雖閑室之內儼若朝典陳
元方兄弟恣柔愛之道而二門之裏兩不失

雅熙之軌焉

嘗寧華歆共園中鋤菜見地有片金管揮鋤

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去之又嘗同席讀書
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如故歆廢書出看寧

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傳子曰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管仲之後魏畧曰寧少恬靜與友而原華子魚有仕官意及子魚為司徒上書讓寧寧聞之笑曰子魚本欲作老吏故榮之耳

王朗每以識度推華歆歆蜡日嘗集子姪燕
飲王亦學之有人向張華說此事張曰王之
學華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遠

魏書朗字景興東海剡人晉張亮議曰蠅者合聚百物索蠶食之

華歆王朗俱乘舡避難有一人欲依附歆輒
難之朗曰幸尚寬何為不可後賊追至王欲
捨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為此耳既已納
其自託寧可以急相棄邪遂攜拯如初世以
此定華王之優劣

閱世而後知其誰類有以語矣
李膺勝華王復勝王人不可以不

王祥事後母朱夫人甚謹家有一李樹結子
殊好母恒使守之時風雨忽至祥抱樹而泣
祥嘗在別床眠母自往闔斫之值祥私起空
斫得被既還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請死母
於是感悟愛之如已子

虞預晉書曰祥以後母故陵遷不休年向
六十利女出慶微為別駕時人歌之曰海
沂之康寔賴王祥非國不空別駕之功累
廷大保保按臨濟王氏衣冠極盛與江左六
朝相終始皆祥之報也六十一而仕不
家豈非孝友之報也害為大保

晉文王司馬昭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言

皆玄遠未嘗臧否人物

曠遠之人而稱其至
慎也或復自有見也
魏氏春秋曰嗣宗去達不羈不拘禮容王
然高邁相見終日不得與言口不論事自
有三長史俱見臨辭出上曰為官長當清
當慎當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並受詔
上曰必不得已康康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成
固為本復問康康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成
必不得已康康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成
幸近世能慎者誰欤乃率故大尉荀景倩
尚書董仲達僕射王公仲上曰此諸人者

温恭朝夕
執事有恪

王戎云與嵇康居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

色王隱晉書曰嵇本姓奚其先徙譙因氏焉

錡有嵇山家於其側因氏焉

別傳曰康性含垢藏瑕愛惡不爭於懷喜怒不奇於顏所知王潛冲在襄城而數百未嘗見其疾声此亦方中之美範人倫之勝業也

王戎和嶠同時遭大喪俱以孝稱王雞骨支

床言其和哭泣備禮武帝謂劉仲雄毅卿數

省王和不聞和哀苦過使人憂之仲雄曰和

嶠雖備禮神氣不損王戎雖不備禮而哀毀

肯立臣以和滿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應憂

嶠而應憂我

晉人故別為至一亦復別今之誰

晉陽秋曰遭母憂不拘礼制飲酒食肉或觀弈若而容貌毀悴杖而後起

梁王趙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裴令公楷歲

請二國租錢數百萬以恤中表之貧者或幾

之曰何以乞物布惠裴曰損有餘補不足天

之道也

裴語可入佛經誦第已奉不足中表恨偏

梁孝王字子微趙王倫字子彝

裴從祖語似同時

王戎云太保祥居在正始中不在能言之流

及與之言理中清遠將無以德掩其言形容甚

王安豐戎遭艱至性過人裴令往吊之曰若

二

廿一

使一慟果能傷人潘冲必不免滅性之譏
王戎父渾有令名官至涼州刺史渾薨所歷
九郡義故懷其德惠相率致賻數百萬戎悉
不受

劉道真嘗為徒謂徒罪役作者扶風王駿以五百
匹布贖之既而用為從事中郎當時以為美
事

晉書駿字子臧宣帝十七子封扶風王
鎮關中為政最美薨西土思之但見其碑
贊者皆
拜而泣

王平子澄胡母彥國輔之諸人皆以任放為

違或有裸體者樂廣笑曰名教中自有樂地
何為乃爾也

王隱晉書曰阮籍嗜酒荒放露頭散髮裸
袒箕踞其後貴游子弟阮瞻王澄謝鯤或
母輔之徒祖述於籍謂得大道之本故
去巾幘脫衣服露醜惡同禽獸其者名之
為通次者
名之為達

郝公鑒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
公名德傳其餘之謂傳食於眾人公嘗攜兄子邁及
外生周翼二小兒往食鄉人曰各自飢困以
君之賢欲共濟君耳恐不能兼有所存公於
是獨往食輒含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

並得存同過江郟公亡翼為剡縣解職歸席
苦於公靈床頭心喪終三年

別傳曰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以儒雅著
名永嘉末天下大亂繼謹相望冠帶以下
皆割已之資以供鑒

顧榮在洛陽嘗應人請謂以酒覺行炙人有

欲炙之色因輟已施焉同座嗤之榮曰豈有
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後遭亂渡江每
經危急常有一人左右已問其所以乃受炙
人也謂無

祖光祿納少孤貧性至孝常日為母炊爨依

食王平北又聞其佳名以兩婢餉之因取為

中郎有人戲之者曰奴價倍婢祖云百里奚

亦何必輕於五羖之皮耶謂奴價高故以

孰苑曰秦穆公使賈人載鹽於虞諸賈人
買百里奚以五羊皮穆公觀鹽怪其牛肥
問其故對曰飲食以時使之不暴是以肥
也公令有司沐浴衣冠之公孫支讓其媼
位號曰五若無效爨事
殺大夫只是言語

周鎮字康時罷臨川郡還都未及上住泊青

溪渚王丞相導往看之時夏月暴雨卒至舫

至狹小而又大漏殆無復坐處王曰胡威之

清何以過此即啓用為吳興郡

晉陽利曰威字伯虎淮南人父質為荊州
威自京往省之質賜以綸一匹威跪曰大
人清高於何得此質曰是吾俸祿之餘故
以為汝飯耳威受而去至客舍自放驢取
糶糶炊食畢復隨旅進道質帳下都督陰
齋糶要之因與復為伴每事相助經營之
進少飯威疑之密誘問之乃知都督也謝
而遣之飯威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其吏
名父子清慎如此及威為徐州世祖賜見
謂威曰卿清孰與父對曰臣清不如也帝
知戶清畏人不知是日民之清畏也
鄧攸始避難於道中棄已子全弟子既過江
取一妾其寵愛歷年後訊其所由妾具說是
北人遭亂慮父母姓名乃散之甥也散素有
德業言行無玷聞之哀恨終身遂不復畜妾

鄧攸晉紀曰永嘉中攸為石勒所獲召見
立幕下與語悅之坐而飲焉攸車所止與
胡人鄰轂胡人失火燒車營勒吏案問胡
胡誣攸攸受度不可與乃曰向為老嫗胡
粥失火延逸罪應萬死勒知遣之所謂胡
厚德攸遺其驢馬護送令得逸
王隱晉書曰攸以路遠所壞車以牛馬負
妻子以逸賊又掠其牛馬攸語妻曰吾弟
罕亡唯兒有遺民今當步走擔兩兒盡死不
如奔已兒抱遺民吾後猶當有兒婦從之
中與書曰攸棄兒於草中兒帝追之至暮
復及攸繫兒而去攸按攸棄兒全徑局於
勢之不可兩全爾兒追及之繫之而去母
乃無人心天理乎不復有子於此見天道
之不可
王長豫悅為人謹順事親盡色養之孝丞相
見長豫輒喜見敬豫輒嗔長豫與丞相語

謂係兒樹者喜談全姪而甚之也使其追
及任所能行何事於係言係者認罪係非

導見長豫輒喜見敬豫輒嗔長豫與丞相語

恒以慎密為端丞相還臺及行未嘗不送至
車後恒與曹夫人尊妻悅母併當箱篋長豫亡後
丞相還臺登車後哭至臺門曹夫人作篋封
而不忍開

文字志曰王恬字敬豫導次子少卓犖不
羈疾李尚武不為導所喜與江彪俱以善
弈聞

相常侍彝聞人道深公僧也者輒曰此公既
有宿名加先達知稱又與先人顯至交不宜
說之

謂父之交不為人言其名別傳曰僧法
深不知其俗姓蓋衣冠之族道微高廟

播山東為中州劉公子弟值永嘉亂後
揚土居止京邑內持法網外允其善弘道
之師也業滋清淨而不耐風塵考室列
縣東二百里剡山中曰遊十餘人高祖
然謂不欲人名其父交非也意必有長短之論

庾公亮乘馬有的盧凶馬也或語令賣去庾
云賣之必有買者即復害其主寧可不安已
而移於它人哉昔孫叔敖殺兩頭蛇以為後
人古之美談效之不亦達乎
阮光祿裕在剡曾有好車借者無不皆給有
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後聞之歎曰吾
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遂焚之裕字
思曠

謝弈安兄作剡令有一老翁犯法謝以醇酒
罰之乃至過醉而猶未已大傳安時年七八
歲著青布袴在兄膝邊坐諫曰阿兄老翁可
念何可作此弈於是改容曰阿奴欲放去邪
遂遣之

謝大傳絕重楮公哀常稱楮季野雖不言而
四時之氣亦備謂外雖不言而未嘗中

劉尹在郡臨終綿憊聞閣下祠神鼓舞正色
曰莫得淫祀外請殺車中牛祭神真長答曰
丘之禱父矣勿復為煩

謂祠祭禱 鬼神故不欲其為淫祀也

謝公夫人教兒問大傳那得初不見君教兒
答曰我常自教兒使人怒見其度益嘆其直

謝氏譜曰交妻劉毗女大尉劉子真清潔
有志操而二子不才並清貨致罪子真坐
免官客曰子奚不訓道之子真曰吾之行
事是其耳目所聞見而不放効豈嚴訓所
變邪按謝公之言即子真之意不過身
教而已但安石雅善清言故其辭微旨遠
子真不過直致世談取此
弃彼亦言語文字之法也

晉簡文昱為撫軍時所坐床上塵不聽拂見
鼠行跡視以為佳有參軍見鼠白日行以手
板批殺之撫軍意色不悅門下起彈教曰鼠

被害尚不能忘懷今復以鼠損人無乃不可乎

謂以復何是志於德行
正應彈罵不合彈人

謂忍因人而

誤發傷人也

范宣年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人問痛邪答曰非為痛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是以啼耳宣潔行廉約韓豫章康伯遺絹百匹不受減五十匹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匹既終不受韓後與范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禪邪范笑而受之情真語快

王子敬獻之病篤過家上章應首過問子敬

由來有何異同得失子敬云不覺有餘事唯

憶與鄰家離婚

人生至此是稱寡過
更以此主為憐耳

子敬娶鄰女名道茂後離
婚咸寧中詔尚餘姚公主

殷仲堪既為荊州值水儉食常五椀盤外無餘肴飯粒脫落盤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素每語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曹其存之不務即不為少初相南郡玄楊廣共說殷荊州宜奪殷覲南蠻以自樹覲亦即曉其旨嘗因行散率爾去

下舍便不復還內外無預知者意色蕭然遠

同鬪生之無愠時論以此多之 如此大官亦七善

毅親字伯道為南蠻校尉相楊說仲堪奪其職以自憂親其兄也遂自去官不復還

王僕射愉在江州為毅栢所逐奔竄豫章存

亡未測王綏愉子在都既憂戚在貌居處飲

食每事有降時人謂為試守孝子 俊薄語正

謂未測其父存亡而先為喪容故曰試守

但王愉為江州刺史因栢玄揚佗期率兵

應王恭乘流寇至而奔而今曰毅栢與此

小異何也愉字茂和綏字彥猷

栢南郡玄既破毅荆州 仲堪 收毅將佐十許

人諮議羅企生亦在焉栢素待企生厚將有

所戮先遣人語云若謝我當釋罪企生答曰

為毅荆州吏今荆州奔亡存亡未判我何顏

謝栢公既出市栢又遣人問欲何言答曰昔

晉文王殺嵇康而嵇紹為晉忠臣從公乞一

弟以養老母栢亦如言宥之栢先曾以一羔

裘與企生母胡胡時在豫章企生問至即日

焚裘 限哉以母亦以是傳

中興書曰企生字宗伯豫章人仲堪請為

功曹栢來攻轉諮議仲堪多疑少決企生

憂之謂弟遵生曰毅侯仁而無斷成敗天

也吾當死生以之及仲堪走文武無送者

唯企生從焉路經家門弟給之曰作如此

分別何可不執手企生回馬授手弟牽下

之謂曰家有老母將欲何行企生揮淚曰
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
一門之內有忠與孝亦復何恨弟抱之急
中堪於路待之企生遙呼曰今日死生是
同願少見待仲堪見其無脫理策馬而去
文或至人悉請玄生不往而營理仲堪
家或謂曰玄生猜急未能取卿誠節不
禍必至矣企生曰我企生曰不能共珍醜逆何面
日求生乎玄生曰我企生曰不能共珍醜逆何面
乾而此奸計自傷力劣不能剪定兇逆
我死恨晚兩遂斬
之年三十有七

王恭從會稽還孝伯王大看之佛小字大見其

坐六尺簞因語恭鄉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
一領及我恭無言大去後即舉所坐者送之
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後大聞之甚驚曰吾本

謂卿多故求巨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
長物无緊无要
有樽有度

謂只有一席
無餘席也

吳郡陳遺家至孝母好食鑊底焦飯遺作郡
主簿恒裝一囊每煮食輒貯錄焦飯歸以遺
母後值孫恩賊出吳郡袁府君山松即日便
征遺以聚斂得數斗焦飯未展歸家遂帶以
從軍戰於滬瀆敗軍人潰散逃走山澤皆多
餓死遺獨以焦飯得活時人以爲純孝之報
也

如此細事寫得
死至更有不厭

孔僕射安國為孝武侍中豫蒙眷接烈宗山

陵孔時為大常形素羸瘦着重服竟日涕泗

流漣見者以為真孝子

吳道助坦之附子隱之兄弟居在丹陽郡後

遭母童夫人艱朝夕哭臨及思至賓客吊省

號踊哀絕路人為之落淚韓康伯時為丹陽

母殺在郡每聞二吳之哭輒為淒惻語康伯

曰汝若為選官當好料理此人康伯亦甚相

知韓後果為吏部尚書大吳不免哀制小吳

遂大貴達本為二吳孝行不虛

言語第二

邊文禮見袁奉高失次序奉高曰昔堯聘

許由面無怍色先生何為顛倒衣裳文禮答

曰明府初臨堯德未彰是以賤民顛倒衣裳

耳堯高如也

文士傳曰邊讓字文禮何進召署令史以

禮見之占對問雅聲氣如流讓出就曹時

孔融王朗等為椽共書刺從讓讓平衡與

焉隱於市澤之中堯乃致天下議舜皆由聞

而逃樂父聞由為堯所讓臨池洗耳池主

怒曰何以汗我水於是道耕又添

箕山之下終身無經天下色一怪

堯聘許由自比亦非

徐孺子 擇年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冷
月中無物當極明邪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
有瞳子無此必不明

五經通議曰月中有兔蟾蜍者何月陰蟾蜍亦陰也而與兔並明陰繫於陽也

以語極未口勿正是玄勝

孔文舉 融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膺有
盛名為司隸校尉詣門者皆焦才清稱及中
表親戚乃通文舉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
親既通前坐元禮問曰君與僕有何親對曰
昔先君仲尼與君先人伯陽有師資之尊是
僕與君亦世為通好也元禮及賓客莫不喜

之大中大 夫陳寔後至人以其語語之寔曰
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文舉曰想君小時必當
了了寔大踈踏

別傳曰融魯國人孔子二十四世孫四歲與兄食梨輒取小者人問其故答曰小兒當取小者

孔文舉有二子大者六歲小者五歲晝日父
眠小者床頭盜酒飲之大兒謂曰何以不拜
答曰偷那得行禮

此與後鍾毓鍾會事同疑只一事訛而二之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

八歲二兒故琢釘戲了無遽容融謂使者曰
冀罪止於身二兒可得全不見徐進曰大人
豈見覆巢之下復有完卵乎尋亦收至

魏氏春秋曰融對孫權使有訕言坐弃市
以歲儉禁酒融謂酒以成禮不宜禁大祖
收法焉二子鬻鬻見收謂之曰何以不辟
世語云融兒不如此復何所辟裴松之以為
盛之言誠所未譬八歲小兒能懸子禍患
聰明特達卓然既遠則其憂樂之情亦有
過成人矣安有見父被執而無變容亦棗
不起若在暇豫者乎盛以此為美談無乃
賊夫人之子與蓋好奇情
而不知言之傷理也

穎川太守龐參仲弓客有問元方府君若太守

何如元方曰高明之君也足下家君何如曰
忠臣孝子也客曰易稱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何有高明之君而刑忠
臣孝子者乎元方曰足下言何其謬也故不
相答客曰足下但因偃為恭而不能答元方
曰昔高宗放孝子孝已尹吉甫放孝子伯奇
董仲舒汝孝子符起唯此三君高明之君唯
此三子忠臣孝子客歎而退

按仲弓在鄉里州郡有疑獄不能決者皆
將詣寔或到而清首或中途改辟或託狂
僞皆曰寔為刑戮所苦不為薄君所非豈
有盛德感人若斯之甚而不自衛反招刑

碎殆不然乎此所謂東野之言耳

荀慈明名爽一與汝南袁閔相見問潁川人士慈明先及諸兄閔笑曰士但可因親舊而已乎慈明曰足下相難依據者何因閔曰方問國士而及諸兄是以尤之耳慈明曰昔者祁奚內舉不失其子外舉不失其讎以為至公公旦文王之詩不論堯舜之德而頌文武者親親之義也春秋之義內其國而外諸夏且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不為恃德乎

張播漢魏曰董卓秉政黜爽爽欲道史持之急也

楊枹為漁陽摻所斬楊淵淵有金石聲四座

為之改容孔融曰稱衡罪同胥靡不能發明

王之夢魏武慙而赦之君粹為

文士傳曰衡不知先所出逸才少與孔融作爾汝之交時衡未二十融已五十刺漫滅竟無所詰融與武帝踐稱其才衡不肯住而有言論帝忿之令為鼓吏正月試鼓列坐賓客以帛綃作一岑牟一單絞衣小傳鼓吏度者當脫其故衣著此新衣次傳衡吏度者當脫其故衣著此新衣殊妙坐客莫不悅慨知必衡也既度不肯易衣吏呵之衡當帝前脫幘次脫餘衣裸立徐徐著岑牟次著單絞後著幘畢復擊鼓頽色無怍武帝謂曰坐曰本欲辱衡

衡反 只如世說自可增入脫衣五害任文見原書
厚孤 在前極是辛苦彼故吏易衣豈必至前邪
南郡龐士元聞司馬德操在潁川故二千里
候之遇德操采桑士元從車中謂曰吾聞丈
夫處世當帶金佩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執
絲婦之事德操曰子且下車子適知邪徑之
速不慮失道之迷昔伯成耦耕不慕諸侯之
榮原憲桑樞不易有官之宅何有坐則華屋
行則肥馬侍女數十然後為奇此乃許父所
以慷慨夷齊所以長歎雖有竊秦之爵千駟
之富不足貴也士元曰僕生出邊垂寡見大

義若不一叩法鍾伐雷鼓則不識其音響也
劉公幹以失敬罪文帝問曰卿何以不謹
於文憲 公幹 答曰臣誠庸短亦由陛下網
目不疏 失自責也
典畧曰建安十六年世子為五官中郎將
妙選文孝使領隨侍世子酒酣坐蠶使夫
人羅氏出拜坐客多伏楨獨平視它日公
問乃論楨減死輸沐部火上傳曰楨性
辯捷所問應聲而答坐平視觀者見楨
作部使磨石武帝問帝尚方觀作者見楨
坐正色磨石帝問石何如楨因得喻已自
理跪對曰石出荆山懸岩之顛外有五色
之文內含卞氏之珍磨之自然
增文稟氣堅貞受之自然
或云楨被刑於魏武之世建安二十年病

後七年文帝即位而
謂文帝綱目不踈謬矣
問有若此曹公不得

鍾毓鍾會少有令譽年十三魏文帝聞之語其父鍾繇曰可令二子來於是勅見毓面有汗帝曰卿面何以汗毓對曰戰戰惶惶汗出如漿復問會卿何以不汗對曰戰戰慄慄汗不敢出

可附滑稽

鍾毓兄弟小時值父晝寢因共偷服藥酒其父時覺且託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既而問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

不拜

魏明帝為外祖母築館於甄氏既成自行視謂左右曰館當以何為名侍中繆襲曰陛下聖思齊於哲王罔極過於曾閔此館之興情鍾舅氏宜以渭陽為名

何平叔晏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

開朗

秦丞相寒食散論曰寒食散之方雖出漢代而用之者寡蘇有傳焉魏尚書何晏首獲神効由是大行於世服者相尋也

嵇散語趙景真至卿瞳子白黑分明有

白心之風恨量小狹趙云尺表能審璣衡之
度寸管能測往復之氣何必在大但問識何
如耳

如耳

本語量被文采
支離可恨耳

世非官至年十二與母共道旁看母曰汝先
歸便就師誦書早聞父叱牛声而泣師問
之答曰自傷不能致榮華而使父不免勤
苦年十四入大孝觀問先君姓名具告之
十五索病狂走為家追得十六亡命至洛
陽求事便先君不得至鄴先君到鄴至道大
孝中事便逐先君歸山陽孟元基辟為遼
東從事自痛棄親遠游母亡不見吐血發
病服未竟而亡

司馬景王

師字

東征取上黨李喜以為從事

竟而亡

為負慕叔夜至世情深可憐也

發來歷昔別後子想之過一生惜哉

中郎因問喜曰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
何以來喜對曰先公以禮見待故得
退明公以法見繩喜畏法而至耳

鄧艾口吃語稱艾艾晉文王

艾艾定是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

嵇中散既被誅向子期

引進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對

曰巢許猶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

別傳曰秀與嵇康友善並有拔俗之韻後
康誅秀遂失圖應舉到京司馬文王問曰
君有箕山之志何能自棄自當謂
不遠堯意本非所慕也

晉武帝炎始登祚探策得一王若世數繫此
多少帝既不悅羣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
裴楷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
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帝悅羣臣歎服

蒲奮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窻作琉璃扇屏風
實密似疎奮有難色帝笑之奮曰臣猶見牛
見月而喘謂其作勞過多畏日也

今之水牛生江淮間故曰吳牛南土多暑此牛畏熱見月疑是日所以喘也

諸葛靚仲思在吳於朝堂大會孫皓問卿字
仲思為何所思對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

友思信如斯而已謂其前得一

蔡洪叔開赴洛洛中人問曰幕府初開羣公

辟命求英奇於仄陋採賢雋於巖穴君吳楚
之士亡國之餘有何異才而應斯舉蔡荅曰
夜光之珠不必出於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
必採於崑崙之山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
西羌聖賢所出何必常處昔武王伐紂遷頑
民於洛邑得無諸君是其苗裔乎

按華令思舉秀才入洛與王武子酬對與此言無異未必三人同有此言疑亦一事

諸乞工共至洛水戲還樂令廣問王夷甫衍

曰日戲樂乎王曰裴僕射額字逸民善談名理

混洞有雅致張茂先華論史漢靡靡可聽我

與王安豐戎說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魏玄著

王武子濟孫子荆楚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

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貞

孫云其山竦巍以嵯峨其水汧灤而揚波其

人磊砢而英多

按三秦記語林蜀人伊籍稱吳土地人物與此語同

樂令廣女適大將軍成都王穎字叔度王兄

長沙王又字士度執權於洛遂構兵相圖長沙王

親近小人遠外君子凡在朝者人懷危懼樂

令既薨朝望加有賄親羣小讒於長沙長沙

嘗問樂令樂令神色自若徐答曰豈以五男

易一女由是釋然無復疑慮一語坦然

陸機詣王武子子前置女羊酪指以示

渣曰卿江東何以敵此陸云有千里尊羹但

未下鹽豉耳帝得止對之妙言外謂下豉豉後尚未

中朝有小兒父病行乞藥主人問病曰患瘡

也主人曰尊侯明德君子何以病瘡答曰來

病君子所以為瘡耳

傳行瘡鬼小多不病巨人故光武謂景

崔正熊帝豹燕人晉惠詣都郡都郡將姓陳問

正熊君去孖幾世答曰民去崔孖如明府之

去陳恒

元帝始過江景文字謂顧驃騎蔡曰寄人國土

心常懷慙榮跪對曰臣聞王者以天下為家

是以耿毫無定處九鼎遷洛邑願陛下勿以

遷都為念

庾公亮造周伯仁韻伯仁曰君何所欣悅而

忽肥庾曰君復何所憂慘而忽瘦伯仁曰吾

無所憂直是清虛日來滓穢日去耳而

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

周侯韻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

之異皆相視流淚唯王丞相導愀然變色曰

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

新亭吳舊立先基崩淪隆安

衛洗馬叔寶字初欲渡江形神慘悴語左右云

見茫茫不覺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

能遣此似

似病似願似多似少轉使柔情易

此勿勿出語爾而辭鋒逸旨超然風埃

不可無語

顧司空

和字君孝

未知名詣王丞相導丞相小極

對之疾睡顧思所以叩會之因謂同坐曰昔

每聞元公榮道公協贊中宗保全江表體小

不安令人喘息丞相因覺謂顧曰此子珪璋

特達機警有鋒為言導病以發其對

會稽賀生循體識清遠言行以禮不徒東南

之美實為海內之秀

劉琨越石雖隔閔寇戎志存本朝謂溫嶠曰

班彪識劉氏之復興馬援知光武之可輔今

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於河北使卿

延譽於江南子其行乎溫曰嶠雖不敏才非

昔人明公以朽文之姿建匡立之功豈敢辭

命

溫嶠初為劉琨使來過江于時江左營建始

爾綱紀未舉溫新至深有諸慮既詣王丞相

陳主上幽越社稷焚滅山陵夷毀之酷有黍

離之痛溫忠慨深烈言與泗俱丞相亦與之

對泣叙情既畢便深自陳結丞相亦厚相酬

納既出懽然言曰江左自有管夷吾此復何

憂

以知大少彷彿

王敦兄含為光祿勳敦既逆謀屯據南州含
委職奔姑熟王丞相尊詣闕謝司徒丞相楊
州官僚問訊倉卒不知何辭顧司空和時為
揚州別駕授翰曰王光祿遠避流言明公蒙
塵路次羣下不寧不審尊體起居如何
郗大尉鑒拜司空語同座曰平生意不在多
值世故紛紜遂至台鼎朱博翰音實愧於懷

漢書朱博為相臨拜受策有大聲如鍾鳴
上問楊雄雄曰洪範所謂鼓妖也人君不
聰空名得准則有無形之聲後坐事自殺
亭傳曰博之翰音鼓妖先作易中孚曰上
九翰音登于天貞凶王弼注曰翰音解得
高飛也音者音飛而實不從也

高座道人依漢語或問此意簡文晉簡文曰
以簡應對之煩可以逃脫

高座別傳曰和尚胡名尸黎密西域人國
王子以國讓弟遂為沙門永嘉中始到此
土天姿高朗風韻邁俗丞相王公奇之以
為吾之徒也周僕射領選撫其背曰若選
得此賢令人無恨俄而周侯遇害和
尚對其靈坐誦呪數千言既而揮淚

周僕射顓雍容好儀形詣王公初下車隱也
數人王公含笑看之既坐傲然嘯詠王公曰
卿欲希嵇阮邪答曰何敢近捨明公遠希嵇
阮

庾公亮嘗入佛圖見卧佛曰此子疲於津梁

于時以為名言

有味外味

淫樂經云如來背痛於雙林間北首而卧故後之圖繪者為此像

擊瞻曾作四郡太守大將軍戶曹參軍復出作內史年始二十九嘗別王敦敦謂瞻曰卿年未三十已為萬石亦大蚤瞻曰方於將軍少為大蚤比之甘羅已為大老

擊氏世本日瞻字景游為內史見敦以褒與小吏敦曰何為不可瞻曰若上服皆可用賜貂蟬亦可賜下乎敦曰非喻

梁國楊氏子六歲甚聰惠孔君平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為設果果有楊梅孔指以示

兒曰此是君家果兒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孔廷尉坦以裘與從弟沉沉辭不受廷尉曰晏平仲之儉祠其先人豚有不掩豆猶狐裘數十年卿復何辭此於是受而服之

佛圖澄與諸石遊林公曰澄以石虎為海鷗

鳥 謂玩弄於掌中耳

別傳曰永嘉中至洛值京師有雜蒨道草澤聞石勒雄異因郭默見勒以麻油塗掌占見吉凶數百里外聽浮圖鈴聲逆知禍福勒敬信之虎亦師澄自知終日開棺無尸唯袈裟法服存焉

謝仁祖尚年八歲謝豫章鯤字幼輿將送客

爾時語已神悟自參上流諸人咸共歎之曰

年少一坐之顏仁祖曰坐無尼父焉別顏

回 啓籠 納悔

陶公侃字衡疾篤都無獻替之言朝士以為恨

仁祖聞之曰時無堅刁故不貽陶公話言時

賢以為德音似厚 似誠

晉書侃臨終表曰臣少長孤定始願有限

渴蒙先朝異恩臣年垂八十位極人臣啓

復所以情如兼懷惟此而猶異犬馬之

流 表辭其甚注大本志反復略不備 非事實

竺法深在簡一坐劉丑憊問道人何以游朱

門答曰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游蓬戶或云

孫盛字安為庾公亮記室參軍從獵將其二

子俱行庾公不知忽於獵場見齊莊放盛時

年七八歲庾謂曰君亦復來邪應聲答曰所

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孫齊由齊莊由名二人小時詣庾公公問齊

由何字答曰字齊由公曰欲何齊邪曰齊許

由齊莊何字答曰字齊莊公曰欲何齊曰齊

莊周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莊周對曰聖人生知故難企慕庾公大喜小兒對

張玄之顧敷是顧和中外孫皆少而聰惠和並知之而常謂顧勝親重偏至張頗不厭于時張年九歲顧年七歲和與俱至寺中見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有不泣者和以問二孫玄謂彼親故泣彼不親故不泣敷曰不然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非小兒語庾法暢造庾士尉亮握麈尾至佳公曰此至佳那得在法暢曰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

在耳

長考
之

庾稚恭翼為州州以毛扇上武帝武帝疑是故物侍中劉邵字彥曰栢梁雲構工匠先居其下管絃繁奏鍾夔先聽其音稚恭上扇以好不以新庾後聞之曰此人宜在帝左右

何驃騎亮亡後徵褚公裒入既至石頭王長

史胡之劉尹愔同詣褚褚曰真長何以處我

真長顧王曰此子能言因視王王曰國自有

周公謂宜遜會

桓公溫字元子北征經金城見前為琅邪時種柳

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

執條泣然流淚

寫得沈至正在後八字耳若止於
桓大口語安得如此悽愴

簡文作撫軍時嘗與桓宣武

溫

俱入朝更相

讓在前宣武不得已而先之因曰伯也執爰

為王前驅

南詩長文
二尺無刃

簡文曰所謂無小無大

從公于邁

兩得
詞休

顧悅

字君

與簡文同年而髮蚤白簡文曰卿

何以先白對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栢之

質凌霜猶茂

栢公入峽絕壁天懸騰波迅急廼歎曰既為

忠臣不得為孝子如何

初熒惑入太微尋廢海西簡文登祿復入太

微帝惡之時郗超為中書在直

超字景興

引起入

曰天命脩短故非所計政當無復近日事否

超曰大司馬

栢溫

方將外固封疆內鎮社稷

必無若此之慮臣為陛下以百口保之帝因

誦庾仲初闡

詩曰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

聲甚悽厲却受假還東帝曰致意尊公家國

之事遂至於此由是身不能以道匡衛思患

預防愧歎之深言何能喻因泣下流襟

簡文在暗室中坐召宣武宣武宣武至問上何

在簡文曰某在斯時人以為能似謔不見也

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

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不覺真獸

禽魚自來親人清言徑造

謝太傅安語王右軍羲之曰中年傷於哀樂

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王曰年在桑榆自然

至此正賴絲竹陶寫怕恐兒輩覺損欣樂之

趣自家潦倒安及兒輩真鍾清語也此少有前皆

支道林常養數匹馬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

曰貧道重其神駿高視世外

沙門傳曰古道字道林本姓閩氏任心獨往風期高且家山奉法崑於餘杭山沈思道術行吟備暢年二十一始釋形入道年五十三終於洛陽

劉尹與桓宣武劉惔共聽講禮記桓云時有

入心處便覺咫尺玄門劉曰此未關至極自

是金華殿之語能言

蓋言其講說可聽而未到至處爾

羊秉字長為撫軍參軍少亡有令譽夏侯孝

若為之叙極相讚悼羊權字道期為黃門侍

郎侍簡文坐帝問曰夏侯湛名若作羊秉叙

絕可想是卿何物有後不謂是卿權潛然對
曰亡伯令問夙彰而無有繼嗣名播天聽然

胤絕聖世帝嗟慨久之重一語故悲苦
王長史蒙字仲祖與劉真長淡別後相見王謂劉

曰卿更長進答曰此若天之自高耳有學見完方桂樹劉曰卿

語林云仲祖語真長曰卿近大進劉曰卿
仰看卿王問何意劉曰不爾何由測天之
高也蓋不喜王有長進之言故謂已如天
之本自高特看者不測爾非近日方長進
也皆善於談者有深奇淺

劉尹云人想王荆產微小字佳此想長松下竟似

當有清風耳
言以其名家
意想其佳爾
不

王冲祖聞蠻語不解茫然曰若使介葛廬來
朝故當不昧此語

介葛廬能下斗
鳴謂蠻語昧然

劉真長為丹陽尹許玄度詢出都就宿牀帷

新麗飲食豐甘許曰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

劉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王逸

少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

有愧色不謂直長玄
度如此課談

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吳時鼓謝悠然

遠想有高世之志王謂謝曰夏禹勤邦手足

胼胝文王盱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人
人自効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
宜謝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
邪惟謝東山能為

右軍之言真當時之藥石
謝傳引秦喻晉亦不類矣

謝大值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
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

因風起公大恠長胡字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

王凝之妻也有女子風致自
竟撒鹽之

王中郎令坦之伏玄度酒習鑿齒字彥威論青

楚人物臨成以示韓康伯康伯都無言王曰
何故不言韓曰無可無不可

劉尹云清風朗月輒思玄度許詢也

荀中郎在京口羨字登北固望海云雖未覩

三山便自使人有凌雲氣若秦漢之君必當
褰裳濡足

史記三山世傳在海中去人不遠仙人不
死藥在焉黃金白銀為宮闕草物禽獸盡
白望之如雲及至反居水下欲到即風引
船而去秦始皇漢武帝嘗莫遇焉

謝公云賢聖去人其間亦邇子恠未之許公
歎曰若却超開此語必不至河漢

別傳云超精於理義莊子曰大而無當
往而不反堅梯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

支公好鶴住剡東岬山山去會稽
二百里有人遺其

雙鶴少時翅長欲飛支意惜之乃鍛其翮鶴

軒者羽不復能飛乃反顧翅垂頭視之如有懊

喪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為人作耳目

之翫養令翻成置使飛去

謝中郎萬經由阿後湖問左右此是何水答

曰曲阿湖謝曰故當淵注渟箸納而不流

晉武帝每餉山濤怕少謝太傅以問子第車

騎玄答曰當少欲者不多而使與者忘少

謝胡兒朗語庾道季蘇諸人暮當就卿談可

堅城壘庾曰若文度來我以偏師待之康伯

來濟河焚舟

李弘度亮常歎不被遇殷揚州浩知其家貧

問君能屈志百里否李答曰北門之歎久已

上聞窮猿奔林豈暇擇木遂授剡縣

王司州胡之至吳興印渚中看歎曰非唯使

人情開滌亦覺日月清朗

情在
外世
精有
感有
精有

謝萬亦豫州都督新拜當西之都邑相送累日謝疲頓於是高侍中崧往徑就謝坐因問卿今仗節方州當疆理西蕃何以爲政謝粗道其意高便爲謝道形勢作數百語謝遂起坐高去後謝追曰鄒字崧小故麤有才具謝因此得終坐

袁彥伯爲謝安南司馬謝安都下諸人送至

瀨鄉將別既自懷惘歎曰江山遼落居然有

萬里之勢語在能言

孫綽字興賦遂初築室賦川自言見止足

分齋前種一株松恒自手壅治之高世

時亦鄰居語孫曰松樹子非不楚楚可憐

永無棟梁用耳孫曰松柳雖合抱亦何所施

栢征西密治江陵城甚麗會賓僚出江津望

之云若能目此城者有賞顧長康愷之時爲

客在坐因曰遙望層城丹樓如霞言高麗也而栢

即賞以二婢華、四字

王子敬獻之語王孝伯恭曰羊叔子自復佳

耳然亦何與人事故不如銅雀臺上妓

此亦戲言謂羊公清德自佳而已
不如銅雀臺上妓可以娛人耳目
言人不能識耳

林公見東陽長山曰何其坦迤

如此四字極妙無謂亦有可也

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巖

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

簡文崩孝武年十餘歲立至暝不臨左右啓

依常應臨帝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

甚達

孝武乃簡文第三子初簡文觀讖書晉祚盡昌明及帝生東方始明故因以為諱而相與忘言簡文問之乃以諱對簡文流涕曰不意我家昌明便出讖後不驗

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庭講習

車武子難苦問謝謂袁羊曰孺小不問則德

音有遺多問則重勞二謝袁曰必無此嫌

曰何以知爾袁曰何嘗元明鏡疲於屢照流澤於惠風

陸帝康三年九月九日帝講孝經謝安侍坐陸納下執讀謝石袁宏執經車胤王溫翻句旨簡其疑以問諸字武子二謝當對車言不欲重煩之似有劣謝意袁故曰何曾見以鏡以屢照而疲水之清者雖惠風揚之亦不能溷也

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

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為懷

謝太傅問諸子姪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

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車騎女答曰譬如芝

蘭玉樹欲使其生於階庭耳

芝易問雜他無以懷也

道壹道人好整飾音辭從都下還東山經吳
中已而會雪下未甚寒諸道人問在道所經
壹公曰風霜固所不論乃先集其慘澹郊邑
正自飄瞥林岫便自皓然小兒李語体格未成
曼雜書袋面曰可憎
張天錫字純為涼州刺史稱制西隅既為符
堅所擒用為侍中後於壽陽俱敗至都為孝
武所器每入言論無不竟日頗有嫉已者於
坐問張北方何物可貴張曰桑椹甘香鳴鴉
華響淳醑養性人無嫉心譏問者
之嫉已
顧長康愷之拜相宣武墓作詩云山崩

魚鳥將何依人問之曰卿憑重相乃爾哭
之狀其可見乎顧曰鼻如廣莫長風眼如懸
河決溜或曰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

愷之為溫參軍甚被親昵
此言其哭之狀如此
問哭近賦
答曰當俳

毛伯成之既負其才氣常稱寧為蘭摧玉折
不作蕭郎或艾蔡也

范甯作豫章八日請佛有板轉文眾僧疑或

欲作答有小沙彌在坐曰世尊嘿然則為許

可眾從其義代佛何戲小
沙彌故後

司馬太傅道子簡文齋中夜坐于時天月明

淨都無纖翳太傅歎以為佳謝景重重在坐答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太傅因戲謝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邪

王中郎坦之甚愛張天錫問之曰卿觀過江

諸人經遠江左軌轍有何偉異後來之彥復

何如中丞張曰研求幽邃自王何以還因時

脩制苟樂之風王曰卿知見有餘何故為符

堅所制答曰陽消陰息故天步屯蹇下剝成

象豈足多譏

謝景重重女適王孝伯恭兒二門公甚相愛

美謝為太傅道子長史被彈王即取作長史

帶晉陵郡太傅已構嫌孝伯不欲使其得謝

還取作諮議謂謝已與道子有嫌王亦與道

所害故留外示繫維而實以乖間之及孝伯

敗後太傅繞東府城行散僚屬悉在南門要

望候拜時謂謝曰王甯恭小異謀云是卿為

其計謝曾無懼色歛笏對曰樂彥輔有言豈

以五男易一女太傅善其對因舉酒勸之曰

故自佳故自佳

相玄義興還後見司馬太傅太傅已醉坐上

多客問人云相温來欲作賊如何相玄伏不

得起言其父惡故謝景重時為長史舉板笞

曰故宣武公黜昏暗登聖明功越伊霍紛紜

之議裁之聖鑒太傅曰我知我知即舉酒云

相義興為卿酒相出謝過

按此乃道子醉中易言尔謝乃卒其廢立之事言之蓋温廢海西立簡文道子乃簡

謂善解紛矣

宣武移鎮南州制街衢平直人謂王東亭

元淋導孫也為温屬曰丞相導初營建康無所因承而

制置紆曲方世為劣東亭曰此丞相乃所以

為巧江左地况不如中國若使阡陌條暢則

一覽而盡故紆徐委曲若不可測

相玄詣殷荆州仲堪殷在妾房晝眠左右辭

不之通相後言及此事殷云初不眠縱有此

豈不以賢賢易色也

相玄問字子乎何以共重吳聲羊曰當以

其妖而淨

謝混字叔問羊乎何以器舉瑚璉羊曰故當

以為接神之器也瑚璉者不患不貴重有時不可无耳

相玄既篡位後御床微陷羣臣失色侍中殷

仲文進曰當由聖德淵重厚地所以不能載
時人善之

此詩詔篡之巧言尔斯亦不足
錄也而曰時人善之何善詔也

相玄既篡位將改置直館問左右虎賁中郎
省應在何處有人答曰無省當時絕迂旨問
何以知無答曰潘岳秋興賦叙曰余兼虎賁
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玄咨嗟稱善

謝靈運好戴曲柄笠孔隱士淳之字謂曰卿

欲希心高遠何不能遺曲盖之貌謝答曰將

不畏影者未能忘懷將不謂世說卷之一

世說新語卷第二

宋臨川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注

須溪劉辰翁批點

政事第三

陳仲弓為太丘長時吏有詐稱母病求假事
覺之令吏殺焉主簿請付獄考衆姦仲弓
曰欺君不忠病母不孝不忠不孝其罪莫大
考求衆姦豈復過此

陳仲弓為太丘長有劫賊殺財主主者捕之
未至發所道聞民有在草不起子者謂生子
不收育

之回車往治之主簿曰賊大宜先按討仲弓曰盜殺財主何如骨肉相殘

陳元方紀年十一時候袁公袁公問曰賢家

君在太丘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先父

在太丘時元方尚小仲弓必在而稱爲先父不以爲諱疆者緩之以

德弱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袁公

曰孤往者嘗爲鄴令正行此事不知卿家君

法孤孤法卿父元方曰周公孔子異世而出

周旋動靜萬里如一周公不師孔子孔子亦

不師周公必委父在稱之父之惡未可以年十一歲

考諸漢書衣氏諸公未知

太傅與伯作吳郡初不出門吳中諸強族

輕之乃題府門云會稽雞不能啼賀聞故出

行至門反顧索筆足之曰不可啼殺吳兒於

是至諸屯邱檢校諸顧陸役使官兵及藏逋

亡悉以爭言上罪者甚衆陸抗時爲江陵都

督抗字故下請孫皓然後得釋評以此故下

山公濤字以器重朝望年踰七十猶知管時

任貴勝年少若和裴王之徒並共宗諫有嘗

閣柱曰閣東有大牛和嶠鞅裴楷鞅王濟駟

而以殺
呈兒是
之豈長
民者治
都之休
以爲政
事也

黜不得休或云潘尼作之尼字正叔此也謂衆人持之使不知

賈充初定律令字公閻與羊祜共咨太傅鄭冲

冲曰臯陶嚴明之旨非僕闇懦所探羊曰上

意欲令少加弘潤冲乃粗下意亦非政事

山司徒壽前後選殆周遍百官舉無失才凡

所題目皆如其言唯用陸亮是詔所用與公

意異爭之不從亮亦尋為賄敗

嵇康被誅後山公舉康子紹為秘書丞紹諮

公出處公曰為君思之久矣此四時猶有

消息而况人乎也是語言不當入政事

溫公啓事 詔選秘書丞壽薦紹曰平簡
溫敏有文田 又曉音當成濟也猶宜先作
秘書郎詔曰紹如此便

王安期承為東海郡小吏盜池中魚網紀推

之王曰文王之園與衆共之池魚復何足惜

王安期作東海郡吏錄一犯夜人來王問何

意中云從師家受書還不覺日晚王曰韞撻

竊越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使吏送令歸

家呂氏春秋曰竊越者中牟鄙人苦耕稼之

勞謂其友曰何為可以免此友曰李三十

成帝在石頭謹街字任讓在帝前隨蘇峻作

大行

世根

亂劫帝居

石頭錄侍中鍾雅字彥右衛將軍劉超字世帝

泣曰還我侍中讓不奉詔遂斬超雅事平之

後陶公侃與讓有舊欲宥之許柳兒思妣者

柳字季祖乃祖逃子渙婿蘇峻招祖約為逆約遣柳以衆會之其子永字思妣至佳

諸公次全之若全思妣則不得不為陶全讓

於是欲并宥之事奏帝曰讓是殺我侍中者

不可宥諸公以少主不可違并斬二人

王丞相導拜揚州賓客數百人並加露接人

人有悅色唯有臨海一客姓任名顯及數胡

人為未洽公曰便還到過任邊云君出臨海

復人任六喜悅因過胡人前彈指云蘭

羣胡同笑四坐並懽如此為佞亦足於政事邪

陸太尉玩詣王丞相諮事過後輒翻異王

公怪其如此後以問陸陸曰公長民短臨時

不知所言既後覺其不可耳

丞相王導嘗夏月至石頭看庾公亮庾公正

料事丞相云暑可小簡之庾公曰公之遺事

天下亦未以為允

丞相末年略不復省事正封籙諾之自歎曰

民時聞之曰稱之辭謂身有長短當時聞之不悉在後方竟尔

如此為佞亦足於政事邪

人言我憤憤後人當思此憤憤

當其時或白有以爲政事法則不可

陶公况性檢厲勤於事作荊州時救船吏悉

錄鋸木屑不限多少咸不解此意後正會值

積雪初晴聽事前除雪後猶濕於是悉用木

屑覆之都無所妨官用竹皆令錄厚頭積之

如山後桓宣武伐蜀裝舡悉以作釘又云嘗

發所在竹篙有一官長連根取之仍當足乃

超兩階用之

非此解殆不喻

謂就連竹根用爲篙以代鉄足陽秋曰
沉練核庶事類趙廣漢課營種柳都尉夏
是盜按武昌門西門所種侃出駐軍施門問

入侃曰博湖老子入胡所造何以爲此正
書武士何不射弓

何驃騎充字道作會稽虞存長字道弟審字道作

郡主簿以何見客勞損欲断常客使家人節

量擇可通者作白事成以見存謂釋可通者

示其兄存時爲何上佐正與審共食語云白

事甚好待我食畢作教食竟取筆題白事後

云若得門亭長如郭林宗者當如所白汝何

處得此人審於是止謂司客之人如林宗之

見之
語甚見然亦非謂政事

王蒙劉俊與林公共看何驃騎充驃騎看文書不顧之王謂何曰我今故與林公來相看望卿擺撥常務應對共言那得方低頭看此邪何曰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諸人以爲

作相公在荊州全欲以德被江漢恥以威刑肅物令史受杖正從朱衣上過相式温歆小字年少從外來云向從閣下過見令史受杖上捐更根下排地足意譏不著相公云我猶慮其

文爲相事動經年然後得過相公甚患其

常加勸勉太宗曰一日萬機那得速機一日萬山退去東陽字彦林王長史蒙就簡文索東

陽云承藉猛政故可以謂求為和靜致治代也殷浩始作揚州劉尹愔行日小欲晚便使大是

右取僕如今人包復人問其故答曰刺史之類欲早宿也嚴不敢夜行

謝公安時兵廝逋亡多近竄南塘下諸舫中或欲求一時搜索謝公不許云若不容置此

輩何以爲京都

此語有不可違手尚可容軍政不可恕也

此語似不事

王大枕為吏部郎嘗作選草臨當奏王僧彌

子季琰來聊出示之僧彌得便以已意改易

所選者近半主人甚以為佳更寫即奏得

王東亭珣與張冠軍玄善王既作吳郡人問

小王獻之為中書令王曰東亭作郡風政

何似答曰不知治化何如唯與張祖希情好

日隆耳殷仲堪當之荊州王東亭謂曰德以

居全為稱仁以不害物為名方今宰牧華夏

與殺戮之職與本操將不乖乎殷答曰臯陶

造刑辟之制不為不賢孔丘居司寇之任夫

不仁

文學第四

鄭玄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

傳授而已嘗筭渾天不合諸弟子莫能解或

言玄能者融召令筭一轉便決眾咸駭服及

玄業成辭歸既而融有禮樂皆東之歎恐玄

擅名而心忌焉玄亦疑有追乃坐橋下在水

上據履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

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玄竟以得免

按融字季長玄字康成師友之懿如此而謂融忌其能使人追殺之有此理否玄又

先疑其師追之預坐橋下融以其在土下
水上便以為死皆謬亂之辭此一節當止
於禮樂皆東之一句批式所以下追也其兆如此故知其死而不知出於逃棺
之術也又云皆其門人互相神聖所傳不足多下

鄭玄 康成 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行與服子

慎 屢遇宿客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

說已注傳意玄聽之良久多與已同玄就車

與語曰吾父欲注尚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

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為服氏注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

之方自陳說文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有

一婢來問曰胡為乎泥中答曰薄言住想

物之所資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

已何邪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言

必反有老莊未免於有相訓其所不足

傳煖字蘭善言虛勝荀粲情字奉談尚玄遠每

至共語有爭而不相喻裴冀州徽釋二家之

義通彼我之懷常使兩情皆得彼此俱暢

何晏注老子未畢見王弼自說注老子旨何

意多所短不復得作聲但應之遂不復注因

作道德論

中朝時有懷道之流有詣王夷甫諮疑者值

王昨已語多小極不復相酬答乃謂客曰身
今少惡裴逸民額亦近在此君可往問

裴成公額作崇有論時人攻難之莫能折唯

王夷甫衍來如卜寺人即以王理難裴理

還復申謂為是幾神如不及夷甫為是它人不出中

諸葛玄年少首有學問始與王夷甫談便已

超詣王歎曰卿大才卓出若復小加研尋一

無所愧玄後學莊老更與王語便足相抗衡

六字

新介叔寶總借時問樂令廣夢樂云是想新

內形神所不我云夢豈是想邪樂云因也乘

必可夢乘車入鼠心擣蓋取鐵杵謂無此事則

不得遂成病樂因故命駕為剖析之衛即小

差樂歎曰此兒習中當必無膏肓之疾言其有疑

已不剖釋而後已不留以成痼

庾子嵩讀莊子開卷一尺許便放去曰了

不異人意自是讀莊子法

或問樂令廣旨不至者樂亦不復剖析文句

直以麈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至樂因又舉

莊子法

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於是客乃悟服樂辭
約而旨達皆此類

批

此時諸道人乃未知此
以我輩禪也在達發前

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
舊注外為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唯秋水
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
猶有別本郭象子玄者為人薄行有雋才見
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為已注乃自注秋水
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點定
文句而已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
其義一也

阮宣子字在零間太尉王夷甫見而問曰老

庄與聖教同異對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辟
之為掾世謂三語掾衛玠嘲之曰一言可辟
何假於三宣子曰苟是天下人望亦可無言
而辟復何假一遂相友善

批

言耳

裴散騎裴散騎娶王太尉行女婚後三日諸壻

大會當時名士王裴子弟皆悉集郭子玄在
坐挑與裴談子玄才甚豐贍始數交未快郭
陳張甚盛裴徐理前語理致甚微四坐咨嗟
稱快王亦以為奇謂諸人曰君輩勿為爾將

受困寡人女壻

批

此豈王夷甫口中語可笑可憎市門婦所不道

衛玠始度江見王大將軍數因夜坐大將軍

命謝幼輿鯤玠見謝甚悅之都不復顧王遂

達旦微言王求夕不得豫玠體素羸恒為母

所禁爾夕忽極於此病篤遂不起却不是看殺是論極

舊云王丞相過江左止道聲無哀樂養生言

盡意三理而已然宛轉關生無所不入

殷中軍浩為庾公長史下都王丞相導為之

集和公王長史濛王藍田懷謝鎮西尚並

在丞相自起解帳帶塵尾語殷曰身今日當

與君共談析理既共清言遂達三更丞相與

殷共相往反其餘諸賢略無所關既後我相

盡丞相乃歎曰向來語乃竟未知理源所歸

至於辭喻不相負正始之音正當爾耳明日

相宣武語人曰昨夜聽殷王清言甚佳仁祖

謝尚亦不寂寞我亦時復造心顧看兩王家

濛輒翼如生母狗聲豈有所不可故尔形容不服善之態常有以又云世說身字時或可廢

殷中軍見佛經云理亦應何堵上

佛經行中國尚矣莫詳其始牟子曰漢明帝夢神人身有日光傳殷曰天竺有道者曰佛輕率能飛身有日光始其神也於是遣秦景等之大月氏國寫佛經四十二部

因示可之

世二已

十一

在蘭臺石室刻向列仙傳曰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此佛經如此即漢成哀間已有經矣漢武帝故事曰昆邪王以其眾降得金人神之置甘泉宮金人長丈餘祭不用牛羊唯燒香禮拜全類佛豈此時經尚未行但以神明事之尔

謝安年少時請阮光祿道白馬論為論以

示謝于時謝不即解阮語重相咨盡阮乃歎

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又亦不可得

褚季野衷語孫安國盛云北人學問淵綜廣

博亦答曰南人學問清通簡要支道林聞之

曰聖賢固所忘言自中人以選北人看書如

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隔中窺日隔中窺日

南人顯處視月則廣而難周隔中窺日則寡而易覈

劉真長與殷淵源談劉理如小屈殷曰惡卿

不欲作將善雲梯仰攻

墨子曰公輸般設高雲梯為攻宋之計墨子縶帶守之九攻九却不能入遂輟兵

殷中軍云康伯未得我牙後惠韓康伯浩甥也浩甚愛之

謝鎮西尚少時聞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殷

未過有所通為謝標榜諸義作數百語既有

佳致兼辭條豐蔚甚足以動心駭聽謝注神

傾意不覺流汗交面殷徐語左右取手巾與

謝郎拭面

作如叫喚語又似可厭

齊

謝安若

宣武集諸名勝講易日說一卦簡文欲聽聞
此便還曰義自當有難易其以一卦為限
有北來道人好才理與林公支道相遇於瓦
官寺講小品于時空法深孫興公綽悉共聽
此道人語屢設疑難林公辯答清析辭氣具
爽此道人每輒摧屈孫問深公上人常是逆
風家向來何以都不言深公笑而不答林公
曰曰旃檀非不馥焉能逆風深公得此義夷
然不屑

孫言上人常是逆風家謂禪家多講問今胡不言林旁答云白旃檀焉能逆風者

波利樹多天樹其香逆風而開云白旃檀非不香豈能逆風言深非不能難之也

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論往反精苦客主無
問左右進食冷而復煖者數四彼我奮擲塵
尾悉脫落蒲餐飯中賓主遂至莫忘食殷乃
語孫曰卿莫作強口馬我當穿卿鼻孫曰卿
不見尖鼻牛人當穿卿頰
亦是何等往後傳之後世
莊子逍遙篇舊是難處諸名賢所可鑽味而
不能拔理於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馬寺中
將馮太常懷字共語因及逍遙支卓然標新

懷字

理於二家之表立異義於衆賢之外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後遂用支理

支比逍遙論曰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以營生之路曠故失適於外物以在近而笑遠有矜伐於心內至人物而不物於物則適然不我得玄感不為不疾而速則所以為逍遙也

殷中軍浩嘗至劉尹後所清言良久殷理小屈遊辭不已劉亦不復答殷去後乃云田舍

兒強學人作爾馨語

殷中軍雖思慮通長然於才性偏精勿言及四本便若湯池鐵城無可攻之勢四本論也

為漿陽郡性理遂錯於病中猶作漢晉春秋

品評卓逸不帶即非常又云與蘇頌語正自引然亦何全行度

孫興公云三都二京五經鼓吹

謝太傅問主簿陸暕字黎張憑何以作母誄

而不作父誄暕曰故當是夫天之德表於

事行婦人之美非誄不顯暕也

王敬仁循年十三作賢人論長史蒙循父也送示

真長劉惔真長答云見敬仁所作論便足參

言微。孫興公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音

陸文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機

簡文稱許掾論云玄度五言詩可謂妙絕時

人

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啓云卿試

擲地要作金石聲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宮商

中聲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

天台賦如赤城霞起而建舞
瀑布飛流而界道皆佳句

栢公見謝安石作簡文謚議竟擲與坐上

諸客曰此是安石碎金

此語亦識列
之文章亦甚

袁虎字宏小少貧嘗為人傭載運租謝鎮西尚

經如行其夜清風朗月聞江渚間估客舡上

其決優劣苦相折挫王遂大屈許復執王理

王執許理更相覆疏王復屈許謂支法師曰

弟子向語何以支從容曰君語佳則佳矣何

至行苦邪豈是求理中之談哉

林道人詣謝公安東陽朗時始總角新病起

體未堪勞與林公講論遂至相苦母王夫人

在壁後聽之再遣信令還而太傅留之王夫

人因自出云新婦少遭家難一生所寄惟在

此兒因流涕抱兒以歸謝公語同坐云家嫂

辭情慷慨致可傳述恨不使朝士見

支道林許掾諸人共在會稽王齋頭名昱封

後嗣大統支為法師許為都講沙門傳云特

支通一義四坐莫不厭心許送一難衆人莫

不抃舞但共嗟詠二家之美不辯其理之所

在理誠有之各以詞勝偏曲未有不通也

謝車騎玄在安西父艱中林道人往就語將

夕二退有人道上見者問云公何處來答曰

今日與謝孝劇談一出來此何足載

支道林初從東出住東安寺中王長史藻宿

構精理并撰其才藻往與支語不大當對王

叙致作數百語自謂是名理奇藻支徐徐謂

曰身與君別多年君義言了不長進王大慙

而返豈不此等亦微清流

船中軍讀小品下二百籤皆是精微世之幽

滯嘗欲與支道林辯之竟不得今小品猶存

語林曰浩於佛經有所不遺人迎林公
林欲往王右軍駐之曰淵源思致淵富
未易為教曰口所不解上人未必能通
復服從

此逆少護林公如此是
稱沙門然傳之貽失

佛經以為核練神明則聖人可致簡文云不

知便可登峯造極不然陶練之功尚不可誣

六
竟

于法開始與支公爭名後情漸歸支意甚不
分遂遁跡剡下遣弟子出都語使過會稽于
時支公正講小品開戒弟子道林講比汝至
當在某品中因示語攻難數十番云舊此中
不可復通弟子如言諸支公正值講因謹述
開意性反多時林公遂屈厲聲曰君何足復
受人寄載來

殷中軍問自然無心於稟受何以正善人少
惡人多諸人莫有言者劉尹答曰譬如寫水
著地正自縱橫流漫略無正方圓者一時絕

數以為名通

康僧淵疑是胡人初過江未有知者恒周旋市肆

乞索以自營忽往殷淵源許值盛有賓客殷

使坐粗糲寒食遂及義理語言辭旨曾無愧

色領畧粗舉一往參請由是知之

殷浩謝安諸人共集謝因問殷服往屬萬形

萬形入眼不

批以 是聞 義書 生演 之耳

人有問殷中軍何以將得位而夢棺器將得
財而夢屎穢殷曰官本是臭腐所以將得而
夢棺尸財本是糞土所以將得而夢穢汗時

人以爲名通

殷中軍被廢東陽始看佛經初視維摩詰疑般若波羅蜜大多後見小品恨此語少

支道林殷淵源俱在相王許簡文相王謂二

人可試一交言而才性殆是淵源殺函之固

君其慎焉支初作改轍遠之數四交不覺入

其玄中相王撫肩笑曰此自是其勝場安可

爭鋒

作如此語更不成文

謝公因子第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過玄稱

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公曰訐謨定命遠猷辰告謂此句偏有雅人

深致

各情性所近非劉公藏量非語為香掩雜音

張憑舉孝廉出都負其才氣謂必參時彥欲

詣劉尹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張遂詣劉洗

濯料事處之下坐惟通寒暑神意不接張欲

自發無端頃之長史諸賢來清言客主有不

通處張乃遙於末坐判之言約旨遠足暢彼

我之懷一坐皆驚真長延之上坐清言彌日

因留宿至曉張退劉曰卿且去正當取卿共

詣撫軍張還船同侶問何處宿張笑而不答

須臾真長遣傳教覓張孝廉船同侶愧愕即
同載詣撫軍至門劉前進謂撫軍曰下官公
日為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選既前撫軍與
話言咨嗟稱善曰張憑勃宰為理窟即用

太常博士

此職悉曲折可尚

汰法師云六通三明同歸正異名耳

支道林許詢謝安盛德共集王家濛顧謂諸

人今日可謂齊會時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難
常當共言詠必寫其懷許便問主人有莊子
不正得漁父一篇謝者題便各使四坐通支

下
可
生
語

道林先通作七百許語叙致精麗才藻音後
眾咸稱善於是四坐各言懷言畢謝問曰卿
等盡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謝後粗難
因自叙其意作萬餘語才峯秀逸既自難干
加意氣擬托蕭然自得四坐莫不厭心支謂
謝曰君一往奔詣故復自佳耳

漁父傳書何足千乃

殷中軍孫安國王謝能言諸賢悉在會稽王
許殷與孫共論易象妙於見形孫語道合意
氣干雲一坐咸不安孫理而辭不能屈會稽
王慨然歎曰使真長來故應有以制彼即迎

真長孫意已不如真長既至先令孫自叙本
理孫粗說已語亦覺絕不及向劉便作二百
詳語辭難簡切孫理遂屈一坐同時拊掌而
笑稱羨良久

僧意在瓦官寺中王荀子來循與共語便使
其唱理便謂王曰聖人有情不王曰無重門
曰聖人如柱邪王曰如籌籌雖無情運之者
有情僧意云誰運聖人邪荀子不得答而去
司馬太傅道子問謝車騎惠子其書五車河
以無一言入文謝曰故當是其妙趣不傳

四後
此
必
必
必

殷中軍被廢徙東陽大讀佛經皆精解惟至

事數處不解謂五陰十二入四諦十二遇見

一道人問所籤便釋然然

殷仲堪精覈玄論人謂莫不研究殷乃歎曰

使我解四本談不翅爾四本疑謂

殷荆州曾問遠公惠遠雁門人姓賈氏易以何為體答

曰易以感為體殷曰銅山西崩靈鍾東應便

是易邪遠公笑而不答不答

羊孚弟輔娶王永言女詢之女及王家見塔

孚送弟俱往時永言臨之尚在殷仲

八二五の八二四

堪是東陽女壻亦在坐孚雅善理義乃與仲
堪道齊物殷難之羊云君四番後當得見同
殷笑曰乃可得盡何必相同乃至四番後一
通殷咨嗟曰僕便無以相異歎為新拔者久
之

言有經緯至料及三四
非強支注者印恨不傳

殷仲堪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間強
提婆初至為東亭王珣第講阿毗曇始發講
坐裁半僧彌王便云都已曉即於坐分數四
有意道人更就餘屋自講提婆講竟東亭問
法圖道人曰弟子都未解阿彌那得已解所

得云何曰大略全是故常小未精數耳

栢南郡玄與殷荊州共談每相攻難年餘後

但一兩番栢自歎才思轉還殷云此乃是君

轉解

兩語正得
反覆之妙

文帝常令東阿王曹植七步中作詩不成者

行大法應聲便為詩曰煮豆持作羹漉豉以

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

相煎何大急帝深有慙色

十字自製
持下句妙

魏朝封晉文王司馬為公備禮九錫文王固

讓不受公卿將校當詣府敦喻司空鄭冲馳

遣信就阮籍求文時在表孝尼華家宿醉扶起書札為之無所點定乃寫付使時人以為

神筆

一凡稱周公未見即受焉此筆平順適不少多謂為懶筆固非謂為中筆亦謬直不當作耳

阮籍勸進文畧云切聞明公固讓冲等眷眷實懷愚心以為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其來久矣周公撫已成之業据既安之勢光宅曲阜奄有龜蒙明公宜奉聖旨受茲介福也此即以居攝之事啓之嗣宗此筆為大節之玷甚矣

左太冲作三都賦初成時人互有譏訾思左

意不愜後示張公華張曰此二京可三然君

文未重於世宜以經高名之士思乃詢求於

皇甫謐字士謐見之嗟歎遂為作叙於是先

相非貳者莫不歛衽讀述焉

劉伶著酒德頌意氣所寄

樂令廣善於清言而不長於手筆將讓河南

尹請潘岳為表潘云可作耳要當得君意樂

為述已所以為讓標位二百許語潘直取錯

綜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樂不假潘之文潘

不取樂之旨則無以成斯矣

夏侯湛字孝作周詩成補示潘安仁岳安

三曰此非徒温雅乃別見孝悌之性潘因此

遂作家風詩載其祖父之

孫子荆楚除婦服作詩以示王武子王曰未
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覓之悽然增伉儷之
至

太叔廣晉宗屬甚辯給而摯仲治虞長於翰

墨俱為列鄉每至公坐廣談仲治不能對退

言筆難廣廣又不能答

王殷太常融字父子浩並能言理亦有

辯訥之異揚州浩口談至劇太常輒云汝更

思吾論蓋此長於

更子嵩蓋此長於成從子文康亮見問曰若

有意邪非賦之所盡若無意邪復何所賦答

曰正在有意無意之間

郭景純璞詩云林無靜樹川無停流阮孚云

泓淸蕭瑟實不可言每讀此文輒覺神超形

越八字慨然不必有所起不必有

庾闡字仲始作揚都賦道温庾疑温温庾疑温

云温挺義之標庾作民之望方響則金聲比

德則玉亮庾公聞賦成來晉兼贈賦之闡更

改望為雋以亮為潤云

蓋欲避庾公名故并更旁韻也

孫興公作慶公誄袁羊曰見此張緩于時以
為名賞

才公似謂
以張紙耳

庾仲初作揚都賦成以呈庾亮亮以親族之
懷大為其名價云可三二京四三都於此人
人競寫都下紙為之貴謝太傅云不得爾此
是屋下架屋耳事事擬學而不免儉狹
吾鑿齒史才不常宣武甚器之未三十便用
為荊州治中鑿齒謝朓亦云不遇明公荊州
老從事耳後至都見簡文返命宣武問見相
王何如答曰一生不曾見此人從此迂旨出

道林造即色論論成示王中郎坦之中郎
都無言支曰嘿而識之乎王曰既無文殊誰
能日賞

上文道林集妙觀章云色之性也不自有
色不自有雖色而空故曰色即為空色復
異空文殊問維摩詰何者是菩薩入不二
法門維摩詰嘿然無言文殊曰是真不二
法門也

維摩詰也

王逸少作會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孫興公謂
王曰支道林技新領異曾懷所及乃自佳卿
欣見不王本自有一往雋氣殊自輕之後孫
與支共載往王許王都領域不與交言須臾

支退後正值王當行車已在門支語王曰君未可去貧道與君小語因論莊子逍遙遊支作數千言才藻新奇花爛映發王遂披襟解帶流連不能已

領域未喻

三乘佛家滯義支道林分判使三乘炳然諸人在下坐聽皆云可通支下坐自共說正當得入三便亂今義弟子雖傳猶不盡得

許堪詢年少時人以比王荀子

王楷小字許字敬仁

大不平時諸人士及林法師並在會稽西寺講王亦在焉許意甚忿便往西寺與王論理

有詠詩聲甚有情致所誦五言又其所未嘗聞歎美不能已即遣委曲訊問乃是袁自詠其所作詠史詩因此相要大相賞得

孫興公云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

裴郎榮字榮期作語林始出大為遠近所傳時流

年少無不傳寫各有一通載王東亭作經王

公酒壚下賦甚有才情

均黃公壚語不多爭

謝萬作八賢論與孫興公往反小有利鈍謝後出以示顧君齊夷顧曰我亦作知卿當無所名

八賢論叙四隱四顯謂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也

相宣武命袁彥伯宏作北征賦既成公與時

賢共看咸嗟歎之時王珣在坐云恨少一句

得厚字足讀當佳袁即於坐攬筆益云感不

絕於余心沂流風而獨寫相謂王曰當今不

得不以此事推袁談六有法補句自佳

孫興公道曹輔佐毗才如白地明光錦裁為

負版縵非無文采酷無裁製

袁彥伯作名士傳成凡謝公公笑曰我嘗與

諸人道江北事特作校增耳彥伯遂以著書

法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輔嗣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阮仲容

王濬沖為竹林名士裴叔則樂彥輔王惠甫吏子嵩王安期阮千里備叔寶謝幼輿

為中朝是謝公語別

王東亭到相公吏既伏閣下相令人竊取其

白事東亭即於閣下更作無復向一字謂一字不

犯前本

相宣武北征袁虎時從被責免官會須露布

文喚袁倚馬前令作手不輟筆俄得七紙絕

可觀東亭在側極歎其才袁虎云當令齒舌

間得利謂文須利仁也

謂露布流傳須剪截瀏亮可稱誦

表宏始作東征賦都不道陶公侃胡奴範侃

誘之狹室中臨以白刃曰先公勲業如是君

作東征賦云何相忽略宏窘蹙無計便答我

大道公何以云無因誦曰精金百鍊在割能

斷功則治人職思靖亂長沙之羨為史所讚

或問顧長康愷之君箏賦何如嵇康琴賦顧

曰不賞者作後出相遺深識者亦以高奇見

貴貴殷仲文天才宏贍而讀書不甚廣博亮亮更歎

曰若使殷仲文讀書半表豹才不減班固

羊孚作雪讚云資清以化乘氣以霏遇象能

鮮即潔成輝栢胤遂以書扇未是理所

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瞻戶前變問古

詩中何句為最暗思未答孝伯詠於遇無故

物焉得不速老此句為佳

栢玄常登江陵城南樓云我今欲為王孝伯

作諫因吟嘯良久隨而下筆一坐之間諫以

之成

王恭多同馬道子所害栢玄復殺道子諫
文云川岳降神哲人是育既爽其靈不貽
其福天道莊昧孰測倚伏犬馬反噬豺狼
颺陸嶺摧高梧林殘松竹人之云亡邦國

喪牧于以謀之爰旌芳郁史補
亥文翰之美高於一卅信然

此何難至
粗遠而

相玄初并西夏領荆江二州二府一國于時
始雪五處俱賀五版並入玄在廳事上版至
即答版後皆粲然成章不相揉雜謂答賀
雪之版
相玄下都羊孚時為兗州別駕從京來詣門
牋云自頃卅故睽離心事綸蘊明公啓晨光
於積晦澄百流以一源相見牋馳喚前云子
道子道來何遲即用為記室參軍孟昶為劉
牢之主簿詣門謝見云羊侯羊侯百口賴鄉

世說新語卷第二

文政京

